



“兵大爷,迈丹天天嗷风吃沙,你愿意把家安在这里吗?”

土汗·克热木一句反问,让上门动员老乡去迈丹地区聚居的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迈丹在阿尔克孜语中意为“上有油、下有粮的地方”。但这只是世代居住在迈丹村的迈民美好的愿望。1962年,第一代迈丹边防连官兵到此驻防时,满目荒凉,连一棵树都没有。仅有的十几户人家在风沙肆虐下,也在逐年迁移。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戍边官兵不但没有退缩,反而立下“染绿迈丹”的铮铮誓言。官兵们把山炸开,修渠引水;从40公里外的地方驮来羊粪,连根带土挖回树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种下的上千棵树苗,虽然成活不过百棵,但还是让人高兴。

1964年,毕业于喀什矿业大学的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来到迈丹。作为土生土长的帕米尔人,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接下了带领官兵在迈丹种树和动员老乡来迈丹聚居的重任。

对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来说,酷烈的自然环境容易战胜。帕米尔的孩子熟悉高原特点,他带着官兵在山的背阴面筛取好土,一点点地置换沙土质,又根据水势修筑沟渠。就这样,树慢慢多起来了,但动员老乡来聚居这件事,却成了一块难以搬动的大石,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

买买提艾山·居马是迈丹村的老党支部书记,他回忆,以前国民党在这里驻军时,不仅乱收税,乱要东西,还将马放到牧民的耕地里,用各种方式剥削和压迫牧民。因为这样的烙印,加上迈丹地区严奇的自然环境,山里老乡都在心里拒绝着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提议他们去迈丹聚居的想法。

令老乡没想到的是,这个热心的“兵大爷”,在这个风沙肆虐之地竟扎下了根。

当时,迈丹地区的老乡吃水特别困难,连队官兵就建起蓄水池。村民缺水的时候,官兵们用仅有的两头骆驼挨家挨户送水,宁可自己少用一点,也要让群众用上水。每年,连队蓄水池一半以上的水都供应给驻地的牧民饮用了。

每次巡逻执勤的时候,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就和官兵们一起帮老乡修羊圈、送医送药、照顾孤寡老人、宣传党的政策,实实在在地将党的声音和温暖传



我的故乡在湖北省红安县。行走故乡,青山处处都埋有忠骨,村村寨寨都有英雄。具体到我们村,出去闹革命的那些人,先是一个跟着一个,后来是一群接着一群,最后却没有几个能活着回来。我们家族也是如此,亲人们跑出去参加革命,剩下的家人只能眼睁睁地一年又一年望着山外,盼望山那边有天会出奇迹——亲人会回到家乡。但最终,他们多数连尸首也没收着,最后只能葬个衣冠冢……

小时候清晰地记得,每当母亲看到人家门上挂着“烈属之家”的牌子,听到年关有人敲锣打鼓到烈属家里送春联年货,她回来总是要惆怅与叹息良久。终于等到我当兵,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我能早日穿着军装归来。

我在边疆守了三年半之久,直到考上军校后才第一次返乡探亲。此时,父亲与母亲看我的眼神,便怀有了喜悦,便带了精气神。特别是母亲,总是喜欢带着穿军装的我,出现在村头,去亲戚们的家里走动,仿佛她曾一直低着的头,猛然抬了起来,屋里屋外,到处都是她的笑声。那时我肩扛学员红牌,年轻气盛,觉得身着军装走在乡村里,是一种特别的荣耀;戴着军帽行走在人群中,是一种特别的荣光。

再后来,军校毕业提干,回去探亲时,领导便要求我们着便装。我也觉得穿便装方便。但回到家让母亲看到,她

迈丹的五星杨

■谢建乐

到了毡房、土屋,传进了迈民心田。渐渐地,“兵大爷”的称呼越来越少,喊“兵巴郎”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温度。

1964年冬季的一天,正在跟官兵一起开山的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忽然看到土汗·克热木骑着马疾驰过来,扑到他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解放军,救命!”原来,土汗·克热木的妻子遭遇难产。以前,老乡们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听天由命。土汗·克热木想到连队军医,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跑了过来。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立刻喊上军医,骑上马就冲向了土汗·克热木家所在的山谷。经过救治,土汗·克热木的妻子脱离了危险,家里更是添了个大胖小子。土汗·克热木紧紧攥住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和军医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渐渐地,连队军医成了老乡们的“守护神”。小到感冒发烧,大到阑尾炎手术,甚至连难产时候的接生,都被连队军医“包”了下来。直到现在,走在迈丹村的街道上,还能不时遇到连队军医救助过的村民。

3年、5年、10年……一棵树变成了成片成片的树林,一件件实实在在的暖心事儿融化了迈民的心田。牧民陆续迁回来了,结束了散居、闭塞、原始的生活状态。迈丹附近的杨树树芯呈现出五角的状态,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五星杨”。而那一排排像官兵一样守护着迈丹的树林,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戍边爱民林”。

1971年,迈丹村支书因故调离,村里出现了“连一个党员都没有”的窘境。在村民的一致推荐下,时任连队副指导员的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兼任迈丹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和连队官兵,一边引水种树、种植小麦,一边和村民商量建设大队党支部的事情。

“就在连队旁边建,跟解放军离得越近,我们心里就越踏实!”令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意外的是,当初对解放军敬而远之的土汗·克热木,竟成了最支持在连队附近建大队党支部的老乡。

二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聚居点,如今已发展成1800多人的村庄。2011年,地方政府、部队和村民共同商议,决定以“戍边爱民林”为中心建设新村。很快,一排排新房拔地而起。2014年2月,“军民连心渠”正式开闸放水。昔日风沙肆虐的贫瘠之地,变成了路宽林茂、水草丰足的现代化村庄。

然而,还没等村支书铁木尔·买买提阿吉松一口气,2020年要实现“全体脱贫”“全部摘帽”“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个让迈丹人曾经想都不敢想的课题

又摆在了面前。

迈丹边防连所在团成立了由政委任书记、一名副团长任副书记、营连主官为成员的军民共建党支部,采取“三帮一带”方式,定期与迈丹村党支部开展党课知识同上、党务知识同学、党内生活同过、党建工作同抓、党员形象同树的“五同”活动。在团队的大力帮助下,迈丹村党支部渐渐成了脱贫攻坚的“排头兵”。

支部建强后,团队与村党支部按照“一年一个项目,逐年形成体系”的思路,建设功能齐全的连心广场、连心巴扎、农牧民活动中心,逐步完善配套设施。为解决40余名困难少数民族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团里投入20余万元,建起军民共建地毯厂、刺绣厂。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大力帮建硬件设施的同时,官兵们更注重提升村民致富能力。托合提·哈德爾曾是连队护边员,连队官兵手把手教会他水电技术,成了村里技术最好的水电工。2017年,在官兵的帮扶下,办起“军民共建示范商店”,还承接了保险公司代办点业务,日子越过越红火。马旦别克·依明是个有头脑却苦于无致富门路的青年,团里协调军地联合开展服装加工、电器维修、电脑网络等5大类实用技能培训,他勤学苦练,很快掌握了一门技术。2018年,官兵们帮他购置了必要的办公设施,马旦别克·依明开办了“护边电脑店”,还将业务范围拓展到婚庆服务和网络直播。

技术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一项项直指贫困症结的帮扶措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脱贫硬骨头”。如今,迈丹村不但实现了整村脱贫、整村摘帽,更是展开了新生活、新奋斗的繁荣画卷。

三

因生活极端贫困,迈丹村一度被列为国家级深度贫困村。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座曾经的边境贫困村,仅2010年至今,先后走出154名大学生,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村”。这一荣誉的背后,是团队官兵持续58载助学兴教的爱与付出。

一项破旧的毡毯帐篷、几个破旧的桌椅、十来个求知的孩子,这就是迈丹小学三小队教学点最初的样子。缺水,连队官兵给送水;缺菜,官兵们拿出自己也不充裕的蔬菜;缺老师,官兵就动员来队探亲的军嫂支教。1969年,刚刚结婚的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主动协调自己的妻子买合木尼沙·玉素甫来迈丹任教,一干就是7年。

买合木尼沙·玉素甫回忆:“我第一眼看到迈丹,就决定要留在这里。这里

太苦了,这里的孩子需要我。那时候教师太少了,一个人要带三四个年级,我只能把一块黑板分成三部分,每部分板书一个年级的学习内容。”

孩子们的教育牵动着二茬茬官兵的心。1969年,连队官兵在自身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无偿为三小队教学点建起两间土房。1980年到1982年,连队官兵和地方政府一起帮助迈丹小学建成第二代土木质校舍,还有一座篮球场和简易排球场。1995年到1996年,小学第三代水泥砖瓦结构校舍建成,官兵们自发为学校建成了当时迈丹地区第一所图书室,并定期派官兵辅导学生上课。2013年,团队和地方相关单位为迈丹小学建设现代化校舍,实现了信息化教学。

2016年,迈丹小学被命名为“军民共建希望小学”。连队正式选派学历高、有特长的官兵担任校外辅导员。一座边关小学,拥有了较好的师资力量。

助学兴教,从来不是上级的硬性任务,而是出自官兵们对边境地区孩子深挚的爱。这种爱,不但给孩子们的学习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条件,更是接续了一个个风雨飘摇的梦。

古丽再娜·哈帕尔是吉林大学学生,也是目前村子里“走得最远的孩子”。每当提及解放军,她总会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家里很困难,如果不是解放军,可能我早就辍学了。感谢解放军,让荒漠变成了绿洲。”

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迈丹任校长的买买提居马·托合塔巴依、从迈丹走出去的致富带头人居玛·库尔班、从体育大学毕业的白克木拉提·阿力买买提……他们心中最深的感念:没有解放军,他们就不可能完成学业,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如今,“大手拉小手”捐资助学活动已成为团里一项常态化工作。在孩子们心中,解放军不但守护着他们的家园,更守护着他们的梦想。“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已成为孩子们心中最光亮的梦想。

走在迈丹村的街道上,挺拔的五星杨就像一茬茬戍边官兵一样,永远守望看着这座越来越富足、越来越美好的村庄。



在老屋的墙上。

时光就像刀子,一点点割掉了青春。转眼,过去羡慕别人肩上的大校军衔我也戴上了。转眼,母亲已去世17年之久,再也没有人盯着我的军装看了。父亲偶尔来京,也不再提起此事。因为此时,在我的影响下,侄子与外甥们都加入了这支光荣的队伍。军装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属于新鲜事物。但家族中每有一个后生加入这支队伍,父亲都会笑得合不拢嘴,觉得把孩子们送给了组织。而此时我们的工作更忙,回去的机会更少。父亲如果不来,也只能靠打电话联系。特别是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骤起,老家红安抗疫物资紧缺。县里的领导与朋友,托我们在外工作的家乡人帮忙找物资。在朋友们的帮助与努力下,我一边在单位坚持抗疫,一边积极为家乡筹措物资。短短一个月,募捐和协调到了一批家乡急需的抗疫物资,有效保障了前期的供应,尽了自己一份微薄之力。那些天,我一直没得空与父亲联系。等疫情稍稳,与父亲通话表达歉意时,他说:“你们穿军装的,就应该先把国家的事弄好了,我才不怪你呢。”

此时,父亲已经78岁。他的话朴实无华,却让远在北京的我,听了差点掉下眼泪。是啊,从列兵到上校,军衔在下,当兵的侄子已退伍了,大军校的外甥快毕业了,我也感受到时光的催促。但每天上班,每当我穿上军装时,便觉得有些本质的东西,其实一直没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感觉军装更加干净整洁,更加威武严整。珍惜军装,就是珍惜初心;也只有珍惜初心,才能不负这身军装赋予的神圣使命。

记得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在大会上作最后一次讲话时,曾经流泪感言:“这身军装,穿在身上时,平时不觉得。而只有当你脱下它时,才知道什么叫惆怅与难受。”记得这位老领导讲这番话时,整个礼堂静寂无声,仿佛时间静止在那个阳光照耀的上午。一屋子的新兵与老兵,都感受到了这身军装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9月2日,国家防总终止了长江流域长达63天的应急响应。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大堤上那抹鲜艳的红色依然在武警安徽总队官兵心头跳跃。

打木桩、填埋沙石、设置围堰、加固堤坝……从7月19日下午开始的堤坝塌方抢险夜战,照明灯让整个芜湖市晏家渡圩堤如同白昼。这里只是江淮大地抗洪抢险的一个缩影。

7月6日至8月13日,武警安徽总队先后出动官兵5000余人,在全省12个市22个区县共转移群众9837人,清理淤泥9480立方米,转移物资676.25吨,装填沙袋137万余袋,加固堤坝140余公里,封堵管涌157处。

时至深夜,跨区驰援芜湖的武警黄山支队执勤一中队列兵吴宇晨,已记不清自己搬运了多少袋沙石,只觉得每次把沙袋顶上肩,腰间就会传来一阵剧痛,这是几天来连续作业留下的后遗症。“再给我一个!”吴宇晨几乎是带着嘶吼向装填沙袋的战友喊着……

7月14日,安庆市怀宁县洪铺镇浊浪拍岸。已经在堤岸边进行加固作业5小时的郭辉,又使出一股子劲儿把沙袋抓上手、顶上肩,晒黑的脸暴出条条青筋。

武警安庆支队机动中队队长王永鑫清楚地记得,一天中午部队正准备休整,郭辉一路狂奔到他面前,报告前方堤坝出现渗漏险情。

自从7月11日上堤作业,郭辉总是担心水位上涨过快,所以他往往是肩上扛一袋,手上还提着一袋,一路小跑奔向加固点时,还不忘鼓动身边战友!

一个列兵为什么这么拼?当年郭辉的家曾被洪水侵袭,所幸重要物资和家里牲畜都被好心人紧急抢救出来。而好心人正是身着橄榄绿的武警战士。虽然他们比郭辉大不了几岁,但在郭辉眼中却是高大神圣、力拔千钧的英雄。从那时起,郭辉就立下人生目标——参军入伍。

2019年9月,郭辉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今年7月,郭辉所在的机动中队作为拳头力量,第一批投入抢险救援任务。在岌岌可危的堤坝前,郭辉脑海中时常浮现出那时“武警哥哥”抢险救援的一举一动。他发誓自己也要把任务完成得一样好,不让老百姓受到洪水侵害。在任务一线,郭辉不仅运沙包比别人重、跑得比别人快,而且在大家都休息时,还主动请缨运送物料。

和郭辉一样,在安徽数十个险工险段的千里长堤上,官兵中超过一半是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洪水考验面前,他们一夜之间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成长,成为灾区百姓深陷危难时的希望与光芒。

在长江穿城而过的铜陵,有一处位于西联镇老观圩西埂的圩段,堪称灾情“警报器”。因其外形独特,当地人形象

大堤上的红

■康智星 蔡啸天

地称之为“蛤蟆嘴”。在参与铜陵市抗洪抢险任务的武警合肥支队官兵中,没有人比朱伟更清楚“蛤蟆”张嘴的威力。

7月14日下午,朱伟随部队一上大坝就感觉后背发凉——整个江段的水位几乎与圩面平齐,一些较低地段甚至出现了漫堤险情。当晚,暴雨再度袭击铜陵,“蛤蟆嘴”背水坡出现管涌,面积超30平方米。这是“蛤蟆”张嘴前最凶险的信号。

中队长杨云雷迅速组织官兵抢救“养水盆”,通过围堰把管涌口封住。

此时,水利专业出身的朱伟清楚,想要堵住管涌,必须下水作业。而作为铜陵人,朱伟更明白下水后将面临怎样的风险。但他更清楚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蛤蟆”张嘴。

朱伟和几名党员骨干一起跳进水中,洪水直接设到下巴,甚至灌到嘴里。打桩、填堵料、固围堰,经过4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累计装填2000余个沙袋,成功排除险情,堵住了“蛤蟆嘴”……

在八百里皖江东段,还有许多像郭辉、朱伟一样年轻的战士在与时间赛跑。在抗洪一线,次仁多吉和战友们先后转战三垄圩、同心圩等多处险工险段。任务紧急时,他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坚守不退。

次仁多吉说,他喜欢红色,那是太阳的颜色,也是小时候每家每户房顶上国旗的颜色。入伍后,他一直认为,对这抹红色的追寻,就是跑得比别人快、跳得比别人高、打得比别人准、干得比别人多。直到上了抗洪一线,看到战友们乘风破浪、逆流而上的背影,他突然明白,在人民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才是这抹红真正的意义,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姐妹花 (中国画) 李冬作

